

【學術報導】

「佛學與文學的交匯」研討會會議實錄

心端

日本佛光山本栖寺職事

一、前言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一、十二日，由美國德維文學協會籌畫、主辦，人間福報社、日本佛光山本栖寺協辦的「佛學與文學的交匯」研討會議在本栖寺召開。此次的研討會議有別於往常的學術性交流，而是結合了知識性的學術研討，以及藝文性的感性交流，經過主辦單位別出心裁的巧思與安排，讓這一場會議增添了不少的人文色彩。

此次因緣聚會，乃美國德維文學協會會長黃美之女士，去年春天在張錯教授的陪同下，前往美國西來寺拜謁該會名譽顧問星雲大師，大師除了對協會所舉辦的各項藝文活動表示推崇，也邀請會長前往日本富士山旁之本栖寺道場參訪，經文友的建議之下，決定藉此機會邀請學者、作家，假本栖寺舉辦一場佛學與文學的交流會，讓更多的人來分享交流彼此的寫作成果。會中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暨南華大學執行董事依空法師、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李瑞騰教授、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向陽（林淇濛）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尉天聰先生、元智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及東亞系教授張錯（張振翹）先生、人間福報社社長永芸法師、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林黛曼女士及楊錦郁、方梓、周芬娜、王渝、張鳳、鄭愁予、叢甦、石麗東、于疆、伊犁、黃美之、陳銘華等來自美國、香港、台灣等二十餘名知名學者、文學作家參與會議之發表及交流。

開幕典禮當天，德維文學協會黃美之會長首先指出：感謝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對協會這次所舉辦的會議所提供的大力支持，正如同大師所云：「世間最好的東西，是歡喜；世間最貴的善舉，是結緣。」感謝各位學者們遠道而來分享個人的成果與心得，以及作家們的所思所想作一番賞析。此次的緣遇雖然短暫，對中國的佛學與文學卻是作了一次很好的關照與分享，在個人的生命中就如同一道美麗的彩虹，也希望這一份善緣能繼續延續下去。

二、佛學與文學的交匯

第一天的議程共分兩個場次，由八位學者發表個人在佛學與文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首場主持人王潤華教授表示，當前的世界正走向全球化、國際化、多元化的主流時代下，如何用東方的思想來思考我們當前的問題，是走向現代化很重要的第一步。國際化的同時如沒有自己的文化為本，就會完全被西方化，而這也是此次會議的意義所在。以下便依學者們的發表場次及順序作重點式敘述：

(一)〈隱元書札流露的故國情懷〉——

鄭培凱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當前對日本佛教影響最深遠的兩個僧人，一是唐朝的鑑真和尚，二是明末清初的隱元禪師。有關高僧隱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的事蹟，中國學者少有著墨，但在日本卻討論得不少。隱元禪師在六十三歲那一年帶領一眾僧徒東渡赴日，其目的為傳佈佛法，效法鑑真和尚，但為何選在耳順之年？當時他已是身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住持，一舉捨棄經營多年的禪林基地，決心東渡日本，則是學界爭論的問題。東渡之時，正值明清易代，江山易主之時，東南沿海與西南邊陲反抗清兵入主的聲浪方興未艾，赴日船隻又是鄭成功部的國姓爺船，不免有人猜測，隱元乘桴浮於海的動機，是否與稍晚的朱之瑜（一六〇一—一六八二）相似，寧願流亡海外，不作亡國之奴。作為出家人，隱元從未明白顯示反清復明的意圖，也不曾公開談論過本人的政治傾向。而他在日本的言行舉措，也不曾逾越佛門範圍，主要是闡揚佛法，並在京都南郊開山建刹，仿福建的黃檗山萬福寺，興建了一座新禪林。不論隱元心底是否有「遺民」的意識形態，然其濃厚的故國之思卻也經常在信札中流露出來。鄭教授從日本黃檗山萬福寺所藏的〈隱元中土來往書信〉中探討，此一代名僧寄居日本的故國情懷，以見四大皆空的大和尚仍有不能忘情的因緣。

(二)〈稼軒詞中的佛學情境〉——

依空／台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國詞曲大家顧羨季評論中國詩學與佛學關係時，詞家中獨舉辛稼軒，指明其中心思想與禪學全無關涉。然考諸禪宗史，兩宋士大夫少有不涉獵佛學者，尤其北宋中葉以後，由於「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士大夫有意識地將禪學帶進文學藝術領域，影響宋詩學的發展。綜觀稼軒一生事蹟，大部分都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擔任官職，杜牧〈江南春絕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些地方從六朝以來佛教一向鼎盛，江西、湖南更是南宗禪一花五葉的發源地，禪門素有「走江湖」之美談。尤其稼軒曾三次出仕江西，二十年間更投閑置散於上饒和鉛山，均與江西佛教洪州宗有密切關係。幼安自稱為「稼軒居士」，喜作禪林之遊，經常至博山寺、鵝湖寺、崇福寺等古刹參訪，甚至掛單、靜坐。晚年更是「心似孤僧」（〈漢宮春〉）、「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

（〈沁園春〉）。依空法師在這篇文章裡試著將稼軒詞中蘊涵之禪意佛境略加爬梳，期對辛詞理解有另一側面補助作用。

（三）〈重禮天台七卷經：龔自珍《己亥雜詩》的佛教色彩〉——

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為中國近代詩學啓蒙者的角色已毋庸置疑，其詩文突破傳統，在近代文學史上也早有定評；對於他寫在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七）的《己亥雜詩》（七絕，三百十五首），咸認是晚清詩壇的巨構。這組詩寫在龔自珍辭官出京之後，足履所及，回首生平，可想而知會是一片什麼樣的詩境。他自幼習佛，晚學天台，自稱「震旦佛弟子」、「天台裔人」，在反思生命的過程中，佛光煜煜，因此而有三十餘首鋪染佛教色彩的作品，李教授從這些詩作中考察其思想與心境。

（四）〈從《安住亂世》說起〉——

向陽（林淇瀟）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向陽教授從學者的研究中透視中國禪師的根本悟力與老子、莊子的見地一致。禪強調明心見性，與莊子所強調的「坐望」、「心齋」、「朝徹」是如出一轍，而兩者最高的境界皆是達到「真人」之境地。禪無定法，透過公案，有助於學者通過學習和研究公案把握禪理。而從參公案的過程中更可幫助學人打破語言文字的障礙，找到出路。西方當代哲學與社會學論述，多半反應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及現代人的問題，進而到工業革命之後人的異化問題，資本主義霸權的宰制，導致每個個體的無力，而這與東方的哲學與宗教所關注的「人」與「心」的問題仍有相當的隔閡與距離。作者以個人在中年後，接觸禪學的過程中，透過佛典及禪公案的啓發，得以突破人生旅途及學術研究的迷障，將禪心與文學作絕佳的契合，而當時正是寫作《安住亂世》的階段，讓個人在各種心境上得到自由與解脫。

（五）〈唐代以來中國詩人、畫家與禪宗的關係〉

尉天驄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禪思想到了唐代而發揚光大，並發展出特有的中國禪，影響後世中國詩畫的風格甚巨。此一發展，不僅是中外文化之一大融和，中國文化在佛學的演進中也獲得了文化的主體性，在文學界和藝術界而言，也就隨之有了新的提昇。最明顯的事實，便是從皎然的《詩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到宋人嚴羽的《滄浪詩話》等一系統的發展。至於由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等詩人所建立的風格，更使中國人的審美態度有了新的開拓。這些影響到中國文人畫的建立，也一直影響到石濤、八大等畫風的展現。這些在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高度的膨脹中，也對世人有了新的啓發。

（六）〈《西遊記》的飲食話語〉——

焦桐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焦桐教授以小說《西遊記》裡的飲食文化談起，並認為這一部小說恐怕是最早提倡「生機飲食」觀念的小說。小說家經過情節的鋪排，賦予生機飲食權力的象徵，使生機飲食結合了修行、醫療，強化身體及精氣神的功能。故事中大致可粗別為葷、素兩類，葷食多是邪魔妖道所吃，往往是墮落的象徵；仙佛則茹素，代表了正義。無論如何，葷食者的法力總不如茹素者。男主角孫悟空即是明顯的例子，自迸出石頭以來，入口無非草木、澗泉、山花、樹果之屬，這些潔淨的天然飲食使他快樂、耳聰目明，即使吃得再豐盛，也盡是奇花異果，從不沾葷。後來在天庭偷吃瓊漿玉液、仙桃、仙丹，不僅使法力倍增，也變成一個美食家。在這篇論述中列出各種不同的飲食描述，考察小說作者吳承恩先生所身處的明代，養生、食療風氣很盛，也受李時珍、孫思邈著作的影響，在這些時代背景之下，自然擴大了作者的想像空間。

(七)〈晚唐「日想觀」下的夕陽：以王維為例〉——
王潤華教授／台灣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日本學者小川環於一九六二年所發表的一篇短文〈落日的觀照：王維詩的佛教成分〉裡提出，王維的詩經常出現描寫夕陽、返景、斜日、落暉的情景，這與《觀無量壽經》中的「日想觀」信仰所帶來的思考有關。王潤華教授從閱讀《觀無量壽經》的十六觀當中，進一步印證王維的整個山水田園詩，是從「十六觀」之淨土宗信仰所看出去的淨土風景。在這一篇論文中主要探究的方向有二：一、「日想觀」下王維詩中的佛教淨土：夕陽中寧靜快樂的田園山水；二、「日想觀」下王維詩中的變色的淨土：感傷的夕陽。

(八)〈從侍奉者到保護者：漢陶俑演變及唐三彩天王的佛教淵源〉——
張錯（張振翱）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張錯教授分別從文化藝術、哲學、神話與宗教等角度探討秦漢到唐代三彩陶俑演變與它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及功能。陶俑在文化層面而言，隱含著人類進化史內神話與宗教相互影響。中國自秦漢以來，隨著國勢富強、經濟穩定、政治精明與兵力發展，造成大一統局面，文化藝術亦隨之輝煌燦爛。陶瓷方面工藝技術演變燒製成功，無論低溫釉的生活用陶或建築用陶，到墓葬用的陶俑群塑，都顯示出一種繼往開來的民間文化特徵。其中尤以厚葬風氣需求，陶俑形象幾凡數變，大放異采。及自漢到唐，陶俑不但間接顯示出社會演進，更在人文思想上，牽涉到從器物具象崇拜進展入抽象宗教哲學。

三、佛心與文心的相逢

緊接著第一天的學術性探討，第二天的議程是由十四位藝文作家針對「佛學與人生」的議題進行分享與交流。

永芸法師／人間福報社社長

永芸法師認為文學擴大了佛學的美，而文學也因佛學更深更廣。然文學有時爲了要擴大張力而有誇大的手法，讓史實承受了不白之冤。爲澄清小說對唐僧不當的陳述，介紹玄奘大師當時西行求法，「寧向西方一步死，不向東土一步生」的精神與氣魄。此行不僅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返國時並帶回上千百部的經典，爲中國佛教奠定深厚的基礎，梁啓超並喻之爲千古留學生的楷模。永芸法師並舉過去在山居歲月中的心得，以蘇東坡參禪三境、青原禪師對「見山」與「見水」的三種心境，到王國維「人間禪話」所提出的人生三境與大家分享，個人在生命中與禪心交會的體悟。

林黛嫻／現任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兼中央副刊主編

林黛嫻女士表示個人經驗中曾經參訪過多所名山古剎，然在參觀時皆與心裡的那一座山有所印證。小時候母親曾經帶我去一座山中的寺院禮佛，對佛教的生活有了初次的接觸。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而在她生命中的最後一段路是和念珠、佛號聲爲伴。因此長大後再來看名山、古剎，是懷有對母親的思念及感恩的心情。

楊錦郁／聯合報副刊組文字編輯召集人

楊錦郁女士自述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由於是大家庭，經常要面對很多生命的消失，當時對生命一直是採取悲觀的態度。近年來從悲觀的生命態度漸漸感受到生命無常，因而產生了「活在當下」的自覺。在寫作的過程中以一顆柔軟心、活在當下的精神來經驗並追求人生的價值，希望將來有因緣可以進入更廣大的佛學世界，親近佛教的寶庫。

方梓／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方梓女士說她個人經驗是將佛學當作文學來欣賞的。十多年前曾採訪傑出女性的宗教觀時，發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信仰佛教，而宗教可幫助人類度過人生的起起落落。過去也曾在佛教出版社做過一年的工作，藉由策畫宗教及佛教相關書籍，對禪宗公案特別喜愛，但仍以文學的角度來欣賞。她表示，前年第一次來本栖寺參加華文作家協會，第一天晚上，大師帶大家出去散步，看到富士山、月亮、流星，感觸特別深刻。第二天早上開會時，大師忽然邀請大家一同去看風景，心裡很感動。佛學的東西談不完，既然談不完，那麼就建議大家去看風景。

周芬娜／自由文化工作者

佛教主張「諸法無常，有求皆苦」，而在《金剛經》也有提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周芬娜女士說自己非常喜愛文學，尤其是李商隱的詩。晚唐大詩人李商隱以寫艷情詩著名，但他對人生痛苦的體驗，在精神實質上有時竟與佛學不謀而合。對諸法無常，李商隱的體驗特深，並譜成了感人的詩歌。如：「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是表達對生命無常的無奈與悵惘；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是對愛別離苦的詠嘆。

到晚年對佛有所體悟，看月亮有感「初生欲缺還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是說即使理想實現，美夢成真，因諸法無常，最後仍不免歸於失望與幻滅。對佛法的體驗，可謂高人一等。

王渝／曾任紐約美洲華僑日報副刊主編

王渝女士說自己早期喜愛古詩，自高中時代即開始學現代詩、寫詩，從偶然的機緣接觸現代傳奇詩人周夢蝶先生的詩，閱讀他的詩發現有很多佛教的趣味，也開展了個人對人生的另一種體悟。

張鳳／北美華文作家常務理事

張鳳女士自稱從少年，就有著老成圓熟之想。隨著時間的流逝，從體認「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無力感，到中年後體會生、老、病、死的苦，心中深有「如不徹破生死，如何突破生死」的感觸。後因家庭背景及大學教授的引導，讓她得以親近佛學、經驗佛理，漸能接受老年凋零以及人生無常之體悟。人生軌跡，難免有步履艱難處，也多有不為人知的無奈和苦澀，若能淡然視之為生命必然的處境，則於繼續的生命意義中向上臻於圓滿，且期生生不息，因此，無妨人情練達。從對生命的虛無感，落實到人間的體會，慢慢地將整个人生的苦難溫和地承擔下來，並將苦難作為人生的修煉。大師、大德皆曾說「專心就是禪」。對於每一刻，都可以用「破生死」的態度來參悟。

叢甦／曾任紐約洛克菲勒家族辦公室圖書館主任

叢甦女士提到佛學與人生，就自己的經歷而言，是從西方回歸到東方。七〇年代末期對神奧學有興趣，然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仍是與佛教有關。佛教與其他宗教比，如同海洋和宇宙，佛教如宇宙，太浩瀚了。大悲大憫是佛學中一個極重要的觀念。大悲有別於小悲，小悲局限於自我一己的自怨自哀、自我憐憫。大悲則跳出自我中心的繭子，將關愛擴展到芸芸的「非我」世界。小我與大我原本是同胎同體。去珍愛悲憫淒苦中的芸芸眾生，也就是去珍愛發揚人心中共有的神明佛光。

石麗東／曾服務中央通訊社

石麗東女士介紹自己是從事新聞寫作工作，要談它與宗教佛學的關係，乍看之下，好像沒有什麼牽連，如果翻開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大眾傳播資訊發達之後，宗教和媒體相互推助的關係日益明顯。關鍵是：一個社會逐漸安定富裕之後，人們逐漸有餘力追求靈性的世界，媒體是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宗教需要媒體廣為宣揚，媒體也有賴宗教活動充實並淨化它的內容。如：晚近中、西宗教的宣教中心思想，不再強調眾生是罪人（或犧牲者），進而積極入世，並以改善生活環境，幫助貧苦者為志業，在台灣的佛光山、慈濟功德會和美國加州的西來寺所舉辦的宗教與慈善活動，皆有目共睹，因此成為媒體報導的上好素材，它對社會人心的影響至為深遠。

于疆／北美作家協會副會長

于疆先生說：由於本身成長於共產勞改時代，而共產主義主張鬥爭，認為宗教是負面的唯心主義，因此對宗教毫無概念。然父親是古典文學教授，母親也是文學家，父母皆極力推崇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如從兩宋山水詩到唐五代的禪，詩與禪是不可分割的，而詩與禪皆是講悟，悟無我、空。在勞改隊二十幾年的時光，當時對監獄很不適應，認識一位文人，對佛學很有體悟，不論被打罵都不為所動，現在回想起來，他已經做到身心自在，這是我對佛學略有小悟的開始。

伊黎／德維文學協會顧問・自由文化工作者

伊黎女士表示：過去未接觸宗教，以為信佛的人都是很消極、避世的。一般人平時認識的佛門是遺世獨立，對世事不聞不問，否定人間的一切成就。由於本身對佛教認識不多，最近為了參加這次的會議而寫了一篇「放下」，再加上近年來有機會聽佛教演講錄音帶，以及參加佛光山的講座等，讓我有所改變，「放下」，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學佛可以教導我們學習慈悲喜捨，與當初所想像的不同，希望未來能多多學習。

黃美之／德維文學協會創會暨現任會長

黃美之女士感性地說：研讀佛經如同跋涉，但我越讀越覺趣味無窮，好似咀嚼橄欖，終能覺到其清爽雋永的味感。這因為佛經是以哲學為質，文學為飾的緣故。歷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又把佛教推向禪的境界，故禪學成了中國佛學的特質。禪在梵文中，是「禪那」，意即「定慧」，在中文字典中解為「思惟靜慮」。我一向希望自己能有禪思、禪語，卻又總覺得自己無此夙慧，只是體會到禪學是透視人生的美學。

陳銘華／德維文學協會祕書長

陳銘華先生表示念書時喜歡禪宗的公案，但卻無法在生活中做到。山居寺院的期間，看到路旁處處寫著「落石危險」的標語，心有所悟。

鄭愁予／耶魯大學駐校詩人

鄭愁予先生說自己十六歲寫詩時，不自覺中以僧人的意象入詩。詩中貫穿的是無常觀，因此個人在思惟的歷程中，對自我認定有三個階段：覺、醒、悟。中年後的詩有兩種表現，靜的與動的，即疏離的、歡喜的，這是透過無常觀而對生命有透徹的觀想，是拜「醒」與「悟」之所賜。

四、結論

「佛學與文學的交匯」研討會在學者、作家們歡喜融和的氣氛下圓滿落幕。鄭培凱教授在閉幕儀式中提出，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意識形態中負面的東西很強，對人的看法普遍缺乏包容性。而佛學能提供我們回歸自我本性，透過文學也是要找到我們最善美的東西。尉天聰

教授表示，科技越發達，人類對宗教的期盼越高。佛教的思想可以提供我們正面、積極進取的態度，而二十一世紀以光明、積極、開闊、包容的態度來開創中國人的世紀是最重要的。沒有宗教淨化我們的靈魂與社會，前途是盲目的，有了宗教的智慧則可以讓社會更有活力。依空法師進一步指出，兩天一夜的議程，囊括了知性的學術分享與感性的藝文交流，讓原本清新靈秀的本栖寺山水更增添了不少的人文氣息。宗教所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而佛學與文學是心理層面的，期盼將來有因緣也能結合生理方面的醫學，讓類似有意義的研討會能夠再繼續擴大舉辦下去。